

国学经典

闲情偶寄译注

辛雅敏
译注

国学经典

闲情偶寄译注

辛雅敏
译注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闲情偶寄译注 / 辛雅敏译注. — 2 版. — 上海:
上海三联书店, 2018.9
ISBN 978-7-5426-6315-3
I. ①闲… II. ①辛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清代
②《闲情偶寄》—译文③《闲情偶寄》—注释 IV. ①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6572 号

闲情偶寄译注

译 注 / 辛雅敏

责任编辑 / 程 力

特约编辑 / 苑浩泰

装帧设计 / Metis 灵动视线

监 制 / 姚 军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7

印 刷 /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8 年 9 月第 2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152 千字

印 张 / 22

ISBN 978-7-5426-6315-3/I · 1403

定 价: 28.80 元

前 言

李渔（1611—1680），初名仙侣，字谪凡，号笠翁、又号湖上笠翁，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、戏曲家。李渔幼年家境殷实，但是不久后家道日衰，后来又经历了科举落榜和改朝换代，从此他便无意仕途，逐渐走上了一条卖文为生的道路。明王朝灭亡以后，李渔迁居杭州，进入了一个创作上比较多产的时期，在创作了《奈何天》《比目鱼》《风筝误》《凰求凤》《玉搔头》等戏剧作品之后，他把自己的十个剧本结集为《笠翁十种曲》刊印发行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除了戏剧创作，李渔还创作了《肉蒲团》《觉世名言十二楼》《无声戏》《连城璧》等小说。

1662年前后，李渔离开杭州，寓居金陵，他在金陵购置宅院后取名为“芥子园”。这一时期的李渔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，还组织家庭戏班进行戏剧的演出实践活动，并先后得到了乔姬和王姬两位台柱演员。创作和实践的结合使李渔在演剧方面得心应手。他的戏班影响很大，以至于许多达官贵人也专门请他演戏，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。与

此同时，李渔为了防止自己的作品被人盗印，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出版活动，他专门在金陵成立了芥子园书铺，刊印并销售自己的作品。后来芥子园书铺几经易主，竟然持续经营了二百余年，成为中国出版史上一段值得书写的往事。

戏剧和出版上的成功为李渔带来了巨大的名誉，同时也给他的生活境况带来了不小的改善。他广交朋友、游山玩水、买姬纳妾，甚至在 50 岁的时候老来得子，终于免去了无嗣之忧，并且还陆陆续续地生了七个儿子。此时的李渔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也颇为满意，甚至自称“年虽迈而筋力未衰，涉水登山，少年场往往追予弗及；貌虽癯而精血未耗，寻花觅柳，儿女事犹然自觉情长。”这种风流潇洒的生活实在是令人羡慕，难怪有人会认为，李渔晚年的生活就是中国古代男人的理想生活。

从这些经历我们不难看出，李渔是一个极富生活情趣的文人。1671 年，当李渔 60 岁时，《闲情偶寄》一书问世，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一生生活和艺术智慧的总结，并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生活艺术大全和休闲百科全书。《闲情偶寄》共分为词曲、演习、声容、居室、器玩、饮饌、种植、颐养八部，其中词曲部探讨戏曲的创作方法；演习部专注于戏曲的演出技巧；声容部讨论对女子的欣赏和挑选，并涉及女子的装饰打扮和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舞；居室部和器玩部体现了李渔对园林建造和器玩古董的兴趣；饮饌部和种植部则论

及饮食烹调、花卉种植等方方面面；最后的颐养部主要展示了李渔对于养生和医疗问题的一些思考。

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，词曲、演习两部以及声容部的个别章节由于讨论了戏曲的创作、演出以及欣赏方面的方法及原则，在许多问题上达到了对艺术规律进行总结的高度，因此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。另一方面，正如李渔自己所说：“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，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，载之于书者，不异耳提面命，独于填词制曲之事，非但略而未详，亦且置之不道。”正是因为古往今来的文人对戏曲理论的问题都闭口不谈，才使得《闲情偶寄》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代表性著作。正因如此，后人甚至曾把词曲和演习两部从整部书中抽离出来，独立印成一书，并取名叫《李笠翁曲话》。

然而，理论问题毕竟有些枯燥，从休闲性和可读性的角度来看，后面的六部才真正深入地体现了本书题目中的“闲情”两个字。据说《闲情偶寄》刚出版的时候，李渔的一位友人将书拿去阅读，只读了前面关于戏曲理论的部分，觉得十分无趣，便把书退回，但他却不知道有趣的内容全在后面。声容、居室、器玩、饮馔、种植、颐养这六部从丰富的人生阅历出发，反映了李渔对文人生活情调的追求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雅趣的集中体现，读者读起来也会觉得十分轻松、愉悦。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本书的原文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江巨荣、卢寿荣二位先生的校注本为底本，同时参考了《闲情偶寄》最早的刻印本——康熙翼圣堂本，并对照了国内业已出版的其他众多版本，充分保证了原文的权威性。在内容上，本书为选译本，为了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完整地展现《闲情偶寄》的独特魅力，我们特意选取了词曲、声容、居室、器玩、颐养五部中最具代表性的章节。这些章节既涵盖了《闲情偶寄》中最具学术价值的戏曲理论精华，又集中体现了李渔在生活态度上的闲情逸致，目的是方便读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进行阅读。另外，由于学识有限，疏漏、谬误在所难免，还望读者雅量并批评指正。

辛雅敏

2014年1月

目 录

前 言	1
-----------	---

词曲部

结构第一	3
戒讽刺	15
立主脑	23
脱窠臼	26
密针线	29
减头绪	34
戒荒唐	36
审虚实	41
词采第二	45
贵显浅	47
重机趣	53
戒浮泛	57
忌填塞	62

声容部

选姿第一.....	69
肌 肤	72
眉 眼	77
手 足	82
态 度	87
习技第四.....	96
文 艺	99
丝 竹	111
歌 舞	119

居室部

房舍第一.....	137
向 背	144
途 径	145
高 下	145
出檐深浅	147
置顶格	148
凳 地	150
洒 扫	152
藏垢纳污	156
山石第五.....	161

大 山	163
小 山	167
石 壁	169
石 洞	171
零星小石	172

器玩部

制度第一.....	177
几 案	179
椅 杌	185
暖椅式	189
床 帐	193
橱 柜	203
箱笼篋笥	206
骨 董	214
炉 瓶	218
屏 轴	227
茶 具	231
酒 具	235
碗 碟	238
灯 烛	242
笈 筒	250

位置第二	256
忌排偶	257
贵活变	260

颐养部

行乐第一	267
贵人行乐之法	270
富人行乐之法	274
贫贱行乐之法	279
家庭行乐之法	285
道途行乐之法	289
春季行乐之法	292
夏季行乐之法	295
秋季行乐之法	298
冬季行乐之法	300
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	303
睡	304
坐	313
行	315
立	316
饮	317
谈	319

沐 浴	321
听琴观棋	323
看花听鸟	325
蓄养禽鱼	326
浇灌竹木	332
止忧第二	334
止眼前可备之忧	336
止身外不测之忧	337

词曲部

结构第一

填词一道，文人之末技也。然能抑而为此，犹觉愈于驰马试剑，纵酒呼卢^①。孔子有言：“不有博弈者乎？为之犹贤乎已。”博弈虽戏具，犹贤于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”；填词虽小道，不又贤于博弈乎？吾谓技无大小，贵在能精；才乏纤洪，利于善用。能精善用，虽寸长尺短，亦可成名。否则才夸八斗，胸号五车，为文仅称点鬼之谈^②，著书惟供覆瓿之用^③，虽多亦奚以为？填词一道，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，即前代帝王，亦有以本朝词曲擅长，遂能不泯其国事者。请历言之。高则诚、王实甫诸人^④，元之名士也，舍填词一无表见。使两人不撰《琵琶》《西厢》，则沿至今日，谁复知其姓字？是则诚、实甫之传，《琵琶》《西厢》传之也。汤若士^⑤，明之才人也，诗文尺牍，尽有可观，而其脍炙人口者，不在尺牍诗文，而在《还魂》一剧。使若士不草《还魂》，则当日之若士，已虽有而若无，况后代乎？是若士之传，《还魂》传之也。此人以填词而得名者也。历朝文字之盛，其名各有所归，“汉史”“唐

诗”“宋文”“元曲”，此世人口头语也。《汉书》《史记》，千古不磨，尚矣。唐则诗人济济，宋有文士踰踰，宜其鼎足文坛，为三代后之三代也^⑥。元有天下，非特政刑礼乐一无可宗，即语言文学之末，图书翰墨之微，亦少概见。使非崇尚词曲，得《琵琶》《西厢》以及《元人百种》诸书传于后代^⑦，则当日之元，亦与五代、金、辽同其泯灭，焉能附三朝骥尾，而挂学士文人之齿颊哉？此帝王国事，以填词而得名者也。由是观之，填词非末技，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。

近日雅慕此道，刻欲追踪元人、配飨若士者尽多，而究竟作者寥寥，未闻绝唱。其故维何？止因词曲一道，但有前书堪读，并无成法可宗。暗室无灯，有眼皆同瞽目，无怪乎觅途不得，问津无人，半途而废者居多，差毫厘而谬千里者，亦复不少也。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，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，载之于书者，不异耳提面命，独于填词制曲之事，非但略而未详，亦且置之不道。揣摩其故，殆有三焉：一则为此理甚难，非可言传，止堪意会。想入云霄之际，作者神魂飞越，如在梦中，不至终篇，不能返魂收魄。谈真则易，说梦为难，非不欲传，不能传也。若是，则诚异诚难，诚为不可道矣。

吾谓此等至理，皆言最上一乘，非填词之学节节皆如是也，岂可为精者难言，而粗者亦置弗道乎？一则为填词之理变幻不常，言当如是，又有不当如是者。如填生旦之词，贵于庄雅，制净丑之曲，务带诙谐：此理之常也。乃忽遇风流放佚之生旦，反觉庄雅为非，作迂腐不情之净丑，转以诙谐为忌。诸如此类者，悉难胶柱。恐以一定之陈言，误泥古拘方之作者，是以宁为阙疑，不生蛇足。若是，则此种变幻之理，不独词曲为然，帖括诗文皆若是也。岂有执死法为文，而能见赏于人，相传于后者乎？一则为从来名士以诗赋见重者十之九，以词曲相传者犹不及什一，盖千百人一见者也。凡有能此者，悉皆剖腹藏珠，务求自秘，谓此法无人授我，我岂独肯传人。使家家制曲，户户填词，则无论《白雪》盈车，《阳春》遍世，淘金选玉者未必不使后来居上，而觉糠粃在前。且使周郎渐出，顾曲者多，攻出瑕疵，令前人无可藏拙，是自为后羿而教出无数逢蒙^⑧，环执干戈而害我也，不如仍仿前人，缄口不提之为是。吾揣摩不传之故，虽三者并列，窃恐此意居多。以我论之：文章者，天下之公器，非我之所能私；是非者，千古之定评，岂人之所能倒？不若出我所有，公之于人，收天下后世之名贤，悉为同调。胜